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著名建築師。一九七七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建築學，八四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獲英國皇家建築設計一等獎、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、新加坡總統設計獎、新加坡傳統建築修復獎等。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建築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夏天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築在文化巔峰時

· 陳家毅

二戰後日本經濟起飛，文化也達巔峰。丹下健三帶領現代建築浪潮，當年風光一時無兩。

十一世紀不覺已經過了十五載，回顧上個世紀的建築界，亞洲曾出過兩位獨當一面的大師：貝聿銘和丹下健三，他們的作品歷久常新至今不朽。一位原籍中國蘇州後居美國波士頓，一位出生於日本大阪後居東京，早年因為政治局勢他們都曾在不同地方遷移往返。

兩位的成就固然來自天份與努力，但亦和後來選擇居住下來的城市有關。都市文化豐富了設計者的養份，讓建築開花結果。丹下出世前的十九世紀，日本文化經過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，「明治維新」把習慣、思想現代化，「文明開化」要國人向先進的西方學習，為下一代開啟了許多道門扇。兩次戰事生活物質貧瘠並不局限想像力的自由飛翔。戰後一切從頭做起，作品回到不堆砌不傲作的樸實風貌；建築師正好能以嶄新務實的方式規劃城市。

二十世紀前半葉，日本陸續出現許多文學家，芥川龍之介、夏目漱石、井上靖、川端康成等，無不受益自維新文

化。新思維的表述，往往先通過文字，接著其他藝術創作如繪畫、雕塑、新音樂、新建築也都應運而生。至今感覺猶新的著作《羅生門》早在一九一五年出現，而後又牽引出三島由紀夫《假面的告白》（一九四九）、松本清張《點與線》（一九五八）等述說事情充滿



■ CIAM 結束後日本建築師緊追隨西方，一九六零年在東京辦「世界設計會議」，以「代謝主義」為主題做了新都市提案，丹下健三也發表了「東京計劃」。圖為二零一一年森美術館「代謝派未來都市」展，東京灣模型。

二郎的《晚春》（一九四九）、《東京物語》（一九五三）、《秋刀魚之味》（一九六二）、大島渚的《青春殘酷物語》（一九六零）、《新宿小偷日記》（一九六九）、黑澤明的《七武士》（一九五四）、《蜘蛛巢城》（一九五七）、《紅鬃子》（一九六五）。那是個何其精采的年代呀！丹下健三就是在如此濃郁的文化氛圍下，進行他的建築創作。

雖說是實用藝術，歷史上許多偉大又有原創性的建築傑作，皆因文化經年累月鋪疊才能催生。這也解釋了何以錢財蓋成的建築和城市，外表光鮮亮麗卻不能持久，皆因缺乏了雋永、厚裕、不可取代的文化涵養。

回看日本建築的發展，二戰前仍處於「歷史主義」和「現代主義」曖昧不明的狀態。「現代主義」開山功臣前川國男於三十年代毅然遠赴法國取經，在柯比意（柯布西耶，現代建築先驅，原籍瑞士）事務所工作。當時的西方正在探討一套與傳統建築截然不同的美學，讓生活結合了機械、結構、社會、環境、交通、人流、園林、廣場，從單一的住宅到社區的布置，翻天覆地策劃新城市（藝術也產生變化，走向動態、抽象）。著名的「現代建築國際會議」（CIAM 1928-1958年共召開了十一屆）在柯比意領導下，

探討辯論紙張上的假想城市藍圖，對後人影響至深；更為二戰後遭受破壞的城市，提供了一種快速的新建造方式。

前川國男，正是丹下健三初出道時的啟蒙老師。多年之後丹下把「現代主義」加倍發揚光大，將現代建築模式帶到一個更高更有原創性的層面。戰後日本在美國照顧下奮發圖強，連續得標舉辦東京奧運（一九六四）和大阪世博（一九七零），恰也是明治維新百年之際。日本經濟起飛，藉此在國際舞台上重新定位，從戰敗身份轉為先進強國。丹下健三生也逢時，才華早在業界知名，兩樁國家大案如囊中物讓他輕易取下，奠下他在日本建築史上的崇高地位。

丹下的作品廣島紀念館（一九五五）和東京「國立代代木競技場」（一九六四）成為日本建築史上的一個分水嶺，也是指標——日本建築從此走向「現代主義」沒回過頭。丹下自創一格的设计融合了歐美現代與自身傳統，靈感也許取自日本傳統屋頂，或神社造型，具現代雕塑氣魄的作品富東洋魅力，連歐美源頭對它也刮目相看。

丹下健三帶領的日本現代建築浪潮如此迷人，當年在亞洲風光一時無兩。建築業勇往直前大有作為的戰後年代，也是日本文化巔峰之時。沒料到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滅，一切快速如煙雲消散至今尚未恢復過來。

陳家毅提供